

饿乡记趣

· 刘玉霖 著

作家出版社

饿乡记趣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
邓霖 著
书 章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饿乡记趣/ 刘玉霖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063-4627-6

I. 饿…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1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8472

饿乡记趣

作 者	刘 玉 霖
责任编辑	刘 冬 红
封面题签	张 志 远
封面设计	柏 瑞 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a.cn

http //www.zuojiachubanshe.com

开 本	889×1194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3-4627-6
定 价	38.8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乡情哲理两悠悠

《饿乡记趣》序

顾 绅

甲午暮春时节，我收到南京刘玉霖先生邮寄的一个大纸包。按惯常思维，他又有新著出版寄我赏读了，迫不及待打开一看，竟是两沓文稿，还附有一信，大意是请我作序，说是“出书最希望有知音作序，因为这本书是写家乡的往事，用了很多家乡方言，土得很，需要一位故乡的文友作序，我就想到了你。”又说“只要你把那一堆文稿看下来，相信你会欣然命笔的”。果然，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我读了文稿确实也感到有话要说，就写下了这篇文章。

我和玉霖先生初识于 2011 年深秋。先是他给我寄来《樽酒论文》和《坡底网事》，说是从他的老同学陈新明处看到了我的诗集，乐于和乡亲交流。我认认真真读他《樽酒论文》中的文学评论，知道他是一位从医的文化人。又从头至尾仔仔细细阅读了他的《坡底网事》，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兼诗论家。他因一首《坡底打工》七律与人唱和，滚雪球似的汇集了全国一大批诗友，共同用“坡底韵”吟唱了 3500 多首七律诗，风靡网络，成了中华诗坛一景。为了答谢他的美意，我也用坡底韵奉酬了几首诗寄他，不想从此受到他的青睐，三年中先后寄我十多本他的著作，大大丰富了我的文学和诗学的营养。惭愧我无物奉谢，只有以诗相酬，也写了几十首坡底韵诗，忝列坡底“七十二贤”，赫然收入他《我的坡底诗友》一书中，我们遂成了知己文友。我虽比他痴长一岁，可心中却一直视他为师。这一次他突然来信要学生为老师著作作序，令我十分犯难。接吧，我粗通文墨，向无先例；不接吧，有负先生一片盛情。无奈之下，战战兢兢命笔，权写一篇读后感向他回报。

先生寄来的部分书稿，虽非全豹，但有前言《往事迷离》和多篇代表性选文，再从目录的“故乡岁月”、“故乡亲情”、

“故乡随笔”、“故乡书评”、“故乡友情”、“故乡诗情”等分类标题，足见一斑。我通读一遍，最重要的感受，一是洋溢着乡情乡韵，分外亲切；二是饱含人生哲理，很受启迪。

我和玉霖兄不仅都是东台人，而且同处堤西里下河水网地区，两地相距不过三十里上下。加上罗村是我祖母的娘家，那里有我不少亲戚，小时候去过不止一次。书稿中每篇所忆所感，无论沟河港汊，芦苇水荡，还是舟楫路桥，农事民风，乃至锅碗瓢勺和水乡儿童的种种游戏，读来都历历在目，亲切异常。即使是亲情各别的家长里短，人事沧桑，因为我们年龄相仿，耳闻目睹的事情相差无几，读之亦如身临其境。先生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娓娓道来，常令我泪眼模糊，不能自抑。我一次又一次为他的乡情、亲情、友情和家国情怀深深感动。

故乡对于游子，恰似一块永不退磁的磁石一样，不管你走多远，走多久，她总是时时刻刻牵着你心。玉霖先生 1963 年离开家乡，1968 年分配到大西北铁路工程单位工作，一去三十多年，乡愁日增。这期间，他陆续写下《回故乡》、《为母治病》、《老屋沧桑》、《饿乡记趣》等数十篇诗文。“人越到老年，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乡土之情，便越是浓烈。”（引自《水土》）作者不厌其详地叙述生于斯长于斯的罗村，追忆北庄和南庄相接的野佑瓦，南庄的河西与河东，祖居的坐落与四邻，祖屋的结构与变迁，含艰辛，包屈辱，凝深情，吐肺腑，流淌于笔端的是无尽的乡思、乡愁和乡恋。既有“残阳落水半湖红，霞落鹭飞净碧空。长笛一声风送晚，归舟已过小桥东”回乡的欢快喜悦，又有“重重绿树掩乡楼，一别又经几度秋！回首依然云接水，烟波十里送行舟”饱含的别恨离愁，可见他的故乡情结曾经一度浓得化不开而又无法纾解。

提到故乡，很容易就联想到亲人。作者的回忆笔触，除了专叙亲情的篇章《慈爱的奶奶》、《为母治病》、《二姐》而外，凡涉事写人。多有亲情的自然流露。比如，七旬祖母种麻捻线为全家人做夏布小褂，三姐妹撑船去大河湾捞草遇险，三姐护送弟弟上学，弟弟给上中学的哥哥送“瘟猪肉”，二姐夫跑几十里路

到时堰中学专为他送二斤玉米粳儿……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作者两次为母治病，以致大姐逢人便说：“大兄弟救了妈妈两次命呢！”据说这篇文章登在《健康报》上，曾经感动了很多人。

作者对故乡友情的追忆，除了“故乡友情”专章外，还表现在《饿乡记趣》一文和《忆旧游》十六首藏头诗里。作者 1957 年到离家 20 里外的时堰中学读书，与这些同学朝夕相处六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年回忆，选取了“捉贼公式”、“热水瓶煮粥”、“野外聚餐”等几件趣闻轶事，这个“趣”，带着多少辛酸和苦涩！藏头诗又叫鹤顶格，因为限字嵌字，难度很高，常让习诗如我辈者望而生畏。然而玉霖先生出手不凡，短短四句诗，不仅句首嵌名，而且写出了彼此交往经历与情谊中有代表性的特写镜头。比如写杜秉仁：“杜康助我解烦忧，秉笔常思年少游。仁者之交肝与胆，千山万水送猪油。”写沈九如：“沈家西北有高桥，九节板长晃又摇。如履薄冰桥上过，难忘风急雨潇潇”，全是写实，即使不考虑嵌名，也是一首情景交融的好诗。

与我读过的许多同类回忆录不同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作者超越个人小圈子所表达的家国情怀，其中有对某些基层干部借口篡改村民家庭成分和一平二调强占民宅的愤慨，有对三年困难时期遍地哀鸿的凄怆，也有对农村野蛮处理超生的冷眼和农民无奈抗争的叹惋，更有对贪腐之风的无情鞭挞以及对政治游戏的轻蔑。这些关涉敏感话题的谏论，不仅需要识见，更要有为民鼓呼的勇气，绝非常人愿为敢为。

作者虽然医学院校毕业，一生从医，但他既有严谨的科学思维，又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举凡文史哲、诗书画，无所不涉，所以他的诗文形成了多年一贯的夹叙夹议行文风格。加上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感悟，流于笔端的常有饱含哲理的连珠妙语。比如，对于童年时代的苦难，他认为“人只要‘生在苦中不知苦’，那就是福”；“有钱难买少年贫”，说得幽默而又辩证。对于童真童趣，他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返老还童，永远保持一份童心”。对于孝道，他说“父母健康长寿是儿女的勋章”，概括得多么形象，多么精辟！

有些社会现象，在常人眼中也许并无多少深文大义，有些甚或觉得怪诞而不可思议，但一经作者点破，便让人有顿悟之感。比如对于当今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几乎没有哪个家长不给宝宝买好的，其实“在儿童眼中，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玩具，又都不是玩具，只有儿童自己感觉好玩的东西，才成了他的玩具”

（摘自《儿戏重温》），真是一语中的。还有，二姐患食道癌没有进大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却悠然带癌活了三年，从容而去。作者作为高级职称的医生，从现代医学、医保制度、社会心理、民俗和宗教等诸多方面，作了深入分析，读了能净化人的心灵，增加人生智慧，给人多方面的启迪。

作者是诗人兼诗论家，信笔写来，往往离不开借用前人诗句的穿插与点染，于有意无形之中使文章增加了一些大雅之气，这是我历来读他的随笔散文最乐于欣赏的。比如，写儿时家里烧草的艰难，用了郑板桥的“拔来湿苇烧难着，晒在垂杨古岸边”和杜荀鹤的“旋斫生柴带叶烧”；写儿时衣着难周，用上了黄仲则的“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写奶奶种麻织布，用上了范成大的“昼出耘田夜织麻”；写年老思乡，用上了贺知章的“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不仅贴切形象，而且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好不让人羡慕他的诗文功底！

当然，可以称之为这部回忆文集语言特色的，还有大量使用方言俚语。方言是一方乡土之言，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可见方言总是与乡情乡脉同根相连的。在众多雅言之铺叙中，夹杂如此多的俚语，难道就不怕生分么？这倒未必，关键看怎样用。大俗见大雅，俗到极处，反而增加了乡土的情趣。全国推广普通话多年，随着改革开放，青年人出出进进，许多方言渐渐淘汰了，这是十分可惜的。对于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热心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人士已经开始关注，并发出保护和搜集整理的呼吁。我相信，玉霖兄这部著作中的大量方言土语，定可成为他们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方言中的不少字都是难认、难读、难写的。写出来是一回事，读出来又是一回事。如果辅以直读汉字或国际音标注音，或许更能精确地再现方言的原汁原味，只是这个要求太高，应该是文化学者完成的事了。

行文及此，慨难自抑，诗曰：

夕拾朝花几许愁，乡音虽土韵悠悠。
溱湖远望时沾臆，祖屋萦牵空倚楼。
心返稚童寻未倦，忆犹奔马放难收。
天涯浪迹诚无悔，老去谁怜不系舟？
(甲申暮春于东台尚友居)

往事迷离

《饿乡记趣》自序

这是一本以我故乡为题材所写的各类文章的结集，《饿乡记趣》是其中一篇，把它用作书名。

我的故乡在苏北东台市西南角上一个叫做罗村的小镇，我在那里生活了14年。1957年我在罗村向北20里的时堰中学读书，度过了国朝大饥荒的艰难岁月。记得那时星期天从时堰步行回家，眼前就出现了鲁迅《故乡》里的景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一故乡的印象，经常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除了一生都没离开过家乡的人以外，人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我很难选择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概括，不得已才用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书名。我之所以选用它，是因其中有个“饿”字，能基本上概括当年故乡给我留下的最深刻感受；再加上还落实在一个“趣”字上，除了“饿”，故乡还给了我“童趣”和“乐趣”，也是终生难忘的。

1963年我到南京上学，与故乡渐行渐远。毕业后分配到大西北，一去三十多年。年轻时志在四方的豪情，渐渐为岁月消磨。古道西风游子泪，小桥流水故园花（拙句），离开故乡时间越长，乡情越浓，乡愁越深，到了花甲之年，对故乡已有点魂牵梦萦了。

2002年，我退休后西北归来，定居南京，虽然不是故乡，但与故乡的距离近了，加上交通便利，少小离家老大回，自我感觉也基本算是叶落归根了。

然而，往事终究迷离。而今回到故乡，经济的快速发展，旧貌换新颜。那座以大面积人工湖为背景的镇政府大楼，成了故乡地标性建筑，已使南京总统府显得寒碜而相形见绌。排排居民住宅楼拔地而起，厂家商户遍地开花，原先那个灰色的“饿乡”背景，连同原生态的水乡自然风光一起，都成了遥远的过去。

“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古稀之年的我，到故乡已难寻儿时的梦影。要重现梦中的故乡，还得从大脑储存的记忆中去找。几十年来我没有少做故乡的梦，也因此点点滴滴陆续写了一些有关故乡的诗文，倾诉我的乡情，寄托我的乡思，排遣我的乡愁。这些多年积累的芜杂文字，有对故乡的儿时回忆，有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有对故乡风物的描写，也有对故乡情结的解剖……凡是与故乡有关的文字，我都收拢起来，合成此集，只为把一份深深的游子情怀，芹献给我的故乡和亲友。

作者 2014 年春节于倚竹园



春风吹得（那个）风车转呀，蚕豆花儿香哎，麦苗儿鲜……

摘自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

目 录

序·乡情哲理两悠悠·····	顾 绅 (001)
自序·往事迷离·····	(005)

故乡岁月

我小时候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001)
龙涎不及粪渣香·····	(029)
童年故乡的歌谣·····	(032)
一本画儿书·····	(036)
写字与书法·····	(038)
老屋沧桑·····	(042)
靠土吃饭·····	(047)
饿乡记趣·····	(048)
在如皋“四清”·····	(053)
儿戏重温·····	(056)

故乡亲情

慈爱的奶奶·····	(070)
为母治病·····	(077)
我们家族最后一代正宗农民·····	(080)
二姐·····	(083)

故乡随笔

溱湖会船·····	(133)
水乡三月·····	(134)
八月的乡村·····	(135)
说起棉花·····	(137)
我的称呼·····	(140)
生日感怀·····	(143)

故乡杂论

说水土·····	(147)
筑路人的故乡·····	(149)
精神家园故土情·····	(151)
《赵家庄纪事》序·····	(153)
从“乡里乡亲”到“巷里巷亲”·····	(159)
访问时堰吴为山雕塑艺术苑·····	(165)
水乡防污须治水·····	(169)

故乡书评

给张晏斌先生的一封信·····	(171)
读《张晏斌散文随笔》批注札记小序·····	(172)
《故乡的元宝囤》批注札记·····	(174)
《系在石磨上的爱憎》批注札记·····	(178)
《老家那面墙》批注札记·····	(182)
《添饭》批注札记·····	(186)
《牛号子》批注札记·····	(189)
《碌碡祭》批注札记·····	(196)
《小街肉市》批注札记·····	(197)
《梦中的小河》批注札记·····	(200)
《童年之春》批注札记·····	(204)
《少年之冬》批注札记·····	(206)
《多谢那一推》批注札记·····	(208)
《鹤落埭的夏夜》批注札记·····	(209)
《大码头》批注札记·····	(210)
《小舅子》批注札记·····	(212)
《三月二十八》批注札记·····	(215)
《牛屋》批注札记·····	(216)
《扶丧》批注札记·····	(219)

《锁》批注札记·····	(221)
《乞丐》批注札记·····	(222)
《哑巴大哥》批注札记·····	(223)
《方草匠的兴衰史》批注札记·····	(225)
《石匠哥，你在哪？》批注札记·····	(226)
《大姐》批注札记·····	(228)
《又到菜花金黄时》批注札记·····	(229)
《蚕豆情结》批注札记札记·····	(231)
《遥忆当年高考后》批注札记·····	(232)
读张宝明《捻须集》札记选录·····	(234)
羸鸡啄脓·····	(234)
毛窝渗水·····	(236)
瓜菜代粮·····	(237)
赤脚和冻河·····	(239)
与傅义桂谈“归宁”和“寻根”·····	(242)

故乡友情

中学同学左伯阳·····	(246)
中学校友梅树桐·····	(250)
东台文友顾绅·····	(354)
风雅老人王祥宝·····	(259)
苏北老乡张宝明·····	(264)
同学网友杨怀文·····	(268)

故乡诗情

赴疆·····	(273)
回故乡·····	(273)
忆乡情·····	(274)
回赵庄赠二位表兄·····	(274)
五十戏作·····	(276)

时中旧事	(277)
又回赵庄	(277)
读《张晏斌散文随笔》杂咏(12首选5)	(277)
坡底韵六叠前韵致义友	(278)
六十初度	(278)
归宁	(279)
忆旧游(藏头诗16首,隐中学同学名19人)	(279)
杜秉仁 顾韶华 陈新明 鞠景云 王近山	
沈九如 李素梅 左伯阳 沈炎珍 魏宜清	
徐五宝 丁宝友 朱根源 杨怀文 胡润农	
方文正 刘存义 韩银喜 练志立	
续友人《解题漫吟》三十韵	(284)
时堰中学五十周年校庆诗四首	(285)
贺时中五十周年校庆	(285)
忆冯德坚老师	(285)
忆鲁光华老师	(286)
奉时中老校友	(286)
参加时中建校五十周年校庆抒感	(286)
步韵友人《校庆日赠玉霖》原玉	(286)
忆故人二首	(287)
悼练志立老同学	(288)
三回赵庄	(288)
先慈百年诞辰回溱东	(288)
戏复顾绅《玉霖兄函询是否用手机短信》	(289)
步韵东台顾绅《雨林诗草·集句诗》三首	(289)
七十初度	(290)
感谢众诗友庆贺贱辰	(290)
回故乡溱东二首	(291)
回东台参观王祥宝老人苗圃	(291)
与王祥宝、杨怀文同访东台顾绅家	(292)

我小时候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开头的话

这组文章说的是我小时候家里的“开门七件事”。

“小时候”，确切说是指从1943年我出生以后，到1963年我离开家乡到南京上学之前，这一段儿童、少年、小青年时期，重点是我记事以后的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这十几年时间。

我的家在苏中里下河地区，具体讲就是东台县溱东镇罗一村的刘伯甫家。所言之事，就是回忆当年我家“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这开门七件事，其实都可包括在“衣食住行”的“食”字项下。在把这七件事说完以后，顺便把“衣”、“住”、“行”也略加叙述，就可概括我小时候家里的物质生活全貌。

这些题材，我以前的文章中有过零星记载，为省事，用得着的，就把原先的文字“粘贴”一些过来。主要目的，是以我为标本，或叫解剖一只小麻雀，再现那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原貌，或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原貌，意到笔随，零零散散，作为一份资料供有兴趣的人阅读参考，也给子孙后代留下点滴祖辈生活的印记。全文按柴、米、油、盐、酱、醋、茶、衣、住、行顺序排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道是：

少年有意寻温饱，年老无心当作家。

柴

“拔来湿苇烧难着，晒在垂杨古岸边。”

这是清代郑板桥描写里下河地区渔民的烧柴情况。那时代农民的境况总体比渔民要好一些。比如，家长吓唬小女孩，就说：“再不听话，长大了把你嫁到渔船上！”说明相对来说，农民的生活

要比渔民好点，好歹有块干土地住家，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就说农家的烧柴，也是一个大问题。郑板桥的时代过去二百多年了，在我小时候的家乡，“旋斫生柴带叶烧”的景象并不陌生。

芦苇，是那个时代的最佳燃料。干芦苇，好着火，火力大，烧火做饭，特别爽！芦花易着火，灶下锅膛口不能放过多带芦花的柴禾，否则灶膛里的火舌窜出或火星爆出，就可能引燃芦花，延烧起来，难以控制。1948年，我家几户邻居遭大火灾，就是一位叫沈九苏的老头在灶下烧火，不小心让火引燃灶膛外的芦花引起的，自己被烧死而外，还把四户邻居的草房烧得片甲不留。

罗村的东面和北面，那时都是湿地，专长芦苇。后来我看到沙家浜、白洋淀、沙湖等芦苇荡风光，现在都成了游览胜地，但与我小时候家乡的湿地风光相比，其实也不过如此。什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什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印在我的形象记忆里，只不过当时我没有这些词儿。土改时，我家分得了16亩芦苇荒地，每年秋天收割一次芦苇。这些湿地，公社化后全部开垦成良田，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永远地消失了。

我家收获这些芦苇，是用来卖钱补贴家用的，从来舍不得自家当烧柴使用。秋末冬初芦苇收割完以后，水位较低，除了纵横交错的河道，大片大片的芦苇湿地全部露出水面。原来收割芦苇时，总会有一些枯叶断枝散落在荒田里，村民就用一些竹制的大耙子、小耙子去捡回这些草，叫“耙趴草”。时间仅限于秋末冬初芦苇全部收割完之后，此时这些荒地已不分张家李家的，被人像梳头一样，一遍又一遍地用大小竹耙子把田里残余的枯枝败叶统统搜尽。

那时我大约10岁左右，感觉那些荒田离家很远。“耙趴草”我也去过多次。一般都是跟着姐姐们，一早背上工具和捆柴禾的草绳，借光坐人家的船去。晚上回来，能耙到二三捆“趴（pa）草”带回家就很不错了。

芦苇本是燃料却舍不得自家用，那还有什么可作燃料用的

呢？主要用作燃料的，是两季收获的麦草和稻草，外加棉花秸秆，黄豆玉米杆子等。现在有的农村在田里烧秸秆，如发生在我小时候，与放火烧自家草料场一样，那人肯定是疯子。

柴禾是家庭财产之一，看一个人家是否殷实，除了看室内的粮食囤子存粮多少，还要看外面的草堆大小。燃料不可多得，不仅人吃饭要烧燃料，还要一天两次煮猪食。麦吻子（包麦粒的外壳）、大糠（稻谷壳）、干牛粪，都作燃料，风箱是不可少的。

下面我引几段已在文章里写过的有关“柴”的文字。

单说煮大锅稀汤的燃料问题，当然是烧草。可哪来那么多的草啊，拾草也是我们平时的小劳动之一。我在回忆中复现那最不堪的情景：天阴下雨，家里没多少烧草，有些柴草即使原来晒干了，也已转潮，难以点燃。家里只剩下两根火柴，火柴盒侧面的黑沙纸早已刮得千疮百孔，擦不着火反而把火柴头上的磷擦掉了。如第一根火柴点火失败，这时无无论是谁，也只敢抖抖地把唯一的一根火柴送到妈妈手里，如果这根火柴再不能把草点燃，全家只能望着冰锅冷灶挨饿。唯一可以补救的办法，是拿一把好柴禾到正在做饭的邻居家引火，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摘自《二姐》）

船是里下河水乡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我记得五十年代初，我家请一位叫韩启山的木匠做了一条小木船，主要用处是把自家的粪肥或草木灰等送到田里，或把田里的庄稼运回。农闲时节，她们三姐妹就用这条船去大河湾里捞漂浮在水面上的草，捞回来晒干了当柴禾。这种不是开玩笑的“捞稻草”，现在的人可能不大理解。“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各处晒在岸上的草也总有被风吹落到河里去的。还有运稻草的大船，就像现在马路上的渣土车，不会滴水不漏。风浪的作用，就把这些散落水面上的草飘送到河湾下风靠岸的水边。小船离开村庄，到河沟港汊碰运气，就能捞到多少不等的芦苇杆，湿稻草，树枝条，晒干聊补些烧柴短缺。有一次她们三姐妹离家远去野河里捞草，中途遇到狂风暴雨。一条小船，很容易被风雨打翻打沉，她们又都不会游泳，落水抓住一把稻草也救不了命。我那时还小，看到妈妈在家里急的团团转，一会儿就“打时”（一种可能与易经八卦类似的技艺，用手指头按节数数目掐算，预测外出行人的位置和吉凶等等，如我耳熟能详的掐算结果“来去两头空，行人在路中”等，现已失传）。后来，三个落汤鸡还是安全地把船撑回来了。（摘自《二姐》）

我们的聚餐地点多数勘定在某个生产队的打谷场。这种地方总有个

看场老头值夜，远离村庄，有公家的稻草或棉花秆子作燃料，代价是给看场老头一碗饭。在那种东倒西歪的土屋里，没有桌凳，或许有一盏昏暗的小煤油马灯，大家挤在一起对着灶门取暖，灶膛里跃动的火焰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到烧第三把饭火时，锅盖再也关不住阵阵随着雾气透出来的饭香，连空气也是一片温馨，同学们互相逗笑取乐，期待着一个无比幸福时刻的到来。

在那“米珠薪桂”的年头，米固然珍贵，薪也很难得。有一次，打谷场上一把柴禾也没有，大家站在北风里打哆嗦，望着远处黑魆魆的田野，正打算“收拾雄心往别村”。那看场老头哪里舍得让一碗快带嘴的饭跑掉，一声不吭，从屋顶上扒下一大抱麦草。一点上火，温馨的炊烟就弥散开了，屋里马上就充满了活气。看来，人间没有烟火还真的不大像个人间。（摘自《饿乡记趣》）

先民发明了火，人类才开始加速进化，慢慢才像个人样儿。人都不是餐霞饮露的神仙，人间没有烟火，冰锅冷灶的，就没有什么活气了。柴禾是当年农家唯一的能源，巧妇难为无柴之炊，小时候家里能源紧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米

白菜青盐粳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

上面是郑板桥的一副楹联。1997年我到兴化参观郑板桥故居，看到此联做成二块条板，搁在厨房前。郑先生故居离我老家不远，生活习惯和集体潜意识都差不多，说明前清时期麦粳儿就是当地主粮之一。粳(读 han)子的“粳”字，认得并会写会用的人恐怕不多。这个“粳”有个“見”字旁，“見”已简化为“见”，但电脑却无“粳”的简体，说明“粳”字在大陆已成为古体字。其实我青少年时代，麦收以后，“粳儿粥”是主食。现在的人不知“粳子”为何物也就罢了，到网上一查，竟然把郑板桥对联“粳子”二字换成“糙米”，全联成了：“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粳子”和“糙米”可是两回事啊！不知是否是因为打不出这个“粳”字而故意用“糙米”代替，那就更不对了。北方把